

林群英

# 偷闲集

拜山

龙眼熟了的时候

台湾阿姐

井

在台湾海峡这边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捕红蝎的人

正气存人间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 偷闲集

林群英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偷 闲 集

林群英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6.222印张 2插页 97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860

ISBN 7-80334-126-5  
I·117 定价：1.90元

## 记者与散文（代序）

30余年的记者生涯（当然包括虚度的文革10年），选出这样一本集子，其中还不乏平庸之作，实在觉得寒碜。这里的作品都是我在东奔西跑、马不停蹄地完成一个个报道任务的同时，急匆匆抓住，又急匆匆写就的，可以说它的多数是我在紧张的新闻工作中忙里偷闲的“副产品”。这样的作品集，干脆就定名为《偷闲集》，并祈望以此取得读者的宽容吧！

俗语说：“隔行如隔山”。新闻与文学虽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实中已有许多记者成了作家），但毕竟是不同行当，肩负不同的任务。然而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文字工作。它们都是用文字去表达思想和情感，去呼唤时代的精神，去描绘自然风光，世情风情并述人情冷暖、时弊忧患……

在这个范畴之中，记者与作家都可以在文坛上各自放缰驰骋，施展文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一个情字，即真情实感；尤其是散文更是情感的产物，总要有所感触，有感而发，而不是矫揉造作，勉强为文。我正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的。我往往都是在写完新闻稿之后，觉得还有一些东西要告诉读者，还有一些材料要写出来，不写出来心情就不能平静，甚至难以成眠，于是促使自己放弃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休息，伏案笔耕，在记事本中形成这一篇篇的文字。而每写成一篇，就会感到舒了一口气，在苦乐掺半之中，觉得尽了一份应尽的责任。

我曾当过一段不大不小的新闻官。在与记者的接触中以及在自己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我发现我的和记者的采访笔记本里，用于写进新闻稿件的材料，一般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有大部分的生活素材都被尘封于材料库里，时过境迁，就废弃无用了，颇为可惜；我还发现，一些记者在讲述采访过程中碰到的人和事时，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可是却不见他们付诸于笔端。这当然有政治气候、宣传中心和报纸版面等

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我更觉得，记者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素材，去写带有“纪实性”的描述真人真事的鲜灵清新的散文特写，这是很有意义的，报纸上的副刊尤其会欢迎这类作品的。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记者在采访中用心去观察，去感受，去思索，然后找到感情的喷发点，就象钻机打到泉眼一样，一股清流就会汩汩而出，使你文思涌动，激情洋溢。这样，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用不着花费多少时间，一篇散文就可脱颖而出。

当然，这种时候也不是经常可以出现的，正如著名散文家孙犁说的：“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但我认为记者跑动得多，接触面广，他遇到的机会总比别人多些，只要肯作有心人，再加上一点勤奋，我想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我还以为，记者写散文，并不是非份之举和徒劳无益，正相反，它对培养记者的观察力和文字能力的锻炼，很有好处。我们新华社社长穆青已作出了榜样，他是一位著名记者和著名散文家已是大家所承认的了，他出国访问所写

的那些描写异国风情和人文胜迹的国际题材散文尤为精彩，构思独特、取材精巧，气息清新、文字激越动人。他的实践说明，记者完全可以结合报道工作进行散文创作，把被现实生活所触动的激情注入他的文字之中。前两年，穆青同志还提出一个主张，要记者去写散文式的新闻，得到了新闻界的热烈响应。因此，我觉得记者与散文似乎有着一种亲缘，两者之间并没有横着一条楚河汉界，而是经过努力可以跨越的。

当然，记者工作是很辛苦的。他要闻风而动，经常爬山涉水，深入生活第一线，去掌握第一手材料，而后还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才能写成那些哪怕是几百个字的新闻。它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要在这样艰苦的劳动之余，再去写那些花脑子的文艺之类的作品，就要承受常人之外的更多的重负。这要有点自讨苦吃的精神，即热心于此道。有此爱好，就能把苦当作乐。而一些不知此中奥妙的人（尤其是那些不开明的领导者），对记者搞点文艺创作，常常另眼相看，不是说你有个人名利思想，就是说你不专心搞新闻工作，甚至影响了

新闻工作，真令人啼笑皆非。因此，记者写散文，还要承受着种种误解和非议。不过对于这些，唯一办法就是：一笑置之，勿须去理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突破，要超越，不停步，去开拓。改革的时代在呼唤我们，用手中的笔去抒写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人民奉献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此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省作协主席郭风同志和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群英

1988年6月1日于福州

**目  
录**

**第一辑 海峡之声**

武夷杜鹃	3
龙眼熟了的时候	9
拜山	13
台湾阿姐	17
在海峡这边	22
从海峡“飞”来的府第	33

**第二辑 侨乡之音**

五里桥情思	39
高甲锣鼓	45
井	52
父亲带回的异国之物	60
怀念琵琶叔	66
捕红蝶的人	71
鸿程万里	76
正气存人间	81
黄埔春暖迎亲人	85
在回乡的专车上	90
难忘的友情	99
创业颂	104

常山之夜	110
在去华侨农场的汽车上	116
华侨农场的早晨	123

### 第三辑 山海之歌

醒来吧，武夷山	129
夜宿武夷蛇园	135
山城灯火	143
武夷春浓	149
钨金闪烁	154
爱林的人	159
海湾的忧思	164
渔火赞	170
海上仙乐	175
赞渔村商旅	182
山海放光华	187
富足的海	193
绑鱼	196
后渚港今昔	199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记	204

第一辑

海峡之声



## 武夷杜鹃

阳春三月，武夷山那锦绣千里翠，处处杜鹃红的景色，着实迷人，可惜今年我来得迟了，竟错过了大好春光。虽然盛夏的武夷山水令人消暑，但终因赶不上看到姹紫嫣红的满山杜鹃而感到十分怅惘。后来，朋友们相邀去访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听说汽车还可以到达武夷山脉的最高峰（也是祖国东南大陆的最高峰）——海拔2158米的黄岗山绝顶，于是我便欣然同行了。

汽车在郁郁葱葱的林海里穿行，到了与江西交界的桐木关，就开始折入一条新凿开的盘山公路，向高耸入云的黄岗山主峰盘旋而上。从车窗向外望去，这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就象一束绢带悬挂在天际，缠绕着巍峨的高山。公路刚刚修通，一边是凿痕累累的陡峭岩壁，

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幽邃峡谷，谷缘边上的栏杆尚未全部筑成，汽车紧贴山崖，小心翼翼地爬行。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行程，终于穿越过葱茏的莽林，进入一段较为平缓的山背。接着，是一片绸缎般的草甸和稀疏的矮林迎接着我们，这片翡翠般的草地，象一块柔绿的地毯，一直铺展到素称“华东屋脊”的黄冈山绝顶。

站在黄冈山之巅，极目远眺，只见群山起伏，树海茫茫，天上青空一片，白云飘逸，而峰峦树林之间，却是雾霭濛濛。以黄冈山为砥柱而绵延相接的十几座海拔两千米上下的高峰，共同筑成一道天然屏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自然气候，出现了挂敦、大竹岚、猪母岗等大面积的处女林，保存着举世罕见的原始生物群落，这就是跨越闽北崇安、建阳、光泽三个县、总面积达八十五万亩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了。对于这块得天独厚的奥秘之地，有人称它为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有人说它是动植物种类繁多的“自然基因库”，有人叫它是“昆虫世界”、“鸟类天堂”、“中草药宝库”和百蛇麇集的“蛇库”，科学工作者则概括地称它是“世界生物之窗”。

正当我遐想联翩的时候，突然风声大起，四周林涛随之滚滚涌动。这时，我看到山南的矮林尽头，有一簇簇鲜丽娇艳的花团在树梢摇曳，定睛再看，我差点惊叫起来了，那不是盛开的杜鹃花吗！真想不到时已炎夏八月，还能看到这迷人的武夷杜鹃。我当即不顾一切地向矮林那边奔去。

这是一片参差生长在高山松之中的杜鹃花，花树长得足有一丈多高，甚为罕见，花朵也格外大，都呈鲜红色，朝着蓝天竞相开放，象燃烧的云霞，光彩夺目，艳丽动人。这时，透过花丛，我看到一队人向山顶攀登而来，渐渐地进入杜鹃花丛，然后围住一棵大杜鹃树，欢腾活跃起来。我好奇地走过去，经过攀谈，知道是十几位生物系学生上山来采集标本。带队老师是位中年人，他告诉我，他们是从上海来实习的，今天专程上黄冈山来看高山杜鹃。因为这里海拔高，即使是盛夏季节，也令人觉得春寒料峭，所以杜鹃花开放较迟。据资料记载，闽台两省都有夏、秋杜鹃，只是他们还没有采集到标本，并问我是否也研究高山杜鹃。我一时愕然，无以回答，就反问道：“你

们怎么知道武夷有高山杜鹃呢？”想不到这一问，却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射到一位圆圆脸孔、小小个子的女学生身上，使她一时窘惑起来。老师见状，立即给她解围，“她叫小莉，是位台湾同胞，去年回来考上我们学校，是她在台湾的父亲告诉她，黄岗山顶有夏秋盛开的高山杜鹃，于是我们利用这次来武夷山实习的机会，顺便寻找并采集标本。”这时小莉也活跃起来了，她告诉我，她父亲原是台湾一位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学者，解放前夕曾来武夷山区采集过一次植物标本，在高山上，直到深秋还看到杜鹃花烂漫地开放。当时采集了许多标本，搜集到一些资料，可惜因为战乱，全部丢失了。后来在阿里山的高山上，在同样季节也发现盛开的杜鹃，树型花色简直一模一样，真是隔海的两座兄弟山啊！讲到这里，小莉深情地说：“这些年，我父亲时常面对海峡，怀念福建的武夷山，说它风景优美，动植物资源丰富，举世瞩目，只因人为的藩篱，不能再来，深感遗憾。因此，父亲教我一定要上武夷山为他采集一些杜鹃标本，以释多年的悬念。”听了这一席话，一

种不可言状的激情在心中升腾，我说：“武夷、阿里，远古时代就是一座山，只因地壳变动，才分成两座山，你看，它们的高度都是海拔二千米以上，山上都盛开着一样美丽的花，山下的人民都讲着同样的语言，这能说是巧合吗？不是还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半屏山啊半屏山！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吗？人为的分离毕竟是暂时的，它怎能隔得断历史和人心啊！”这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争着议论起来，在黄岗山上还发现台湾松和玉山竹，除非种子飞过台湾海峡，否则不也是一种有趣的佐证吗？

提起半屏山和台湾海峡，好象一阵春风掠过小莉的心田，使她更为动情了。她说每当听到这首也曾在台湾流传的歌谣，她那怀念祖国的感情也并不减于父辈。因此，当她临近高中毕业时，毅然拒绝亲友要她去美国上大学的劝告，在父亲的支持鼓励下，去年终于回到梦寐以求的祖国大陆，考上了她为之倾心的生物系植物专业。听了她的这番情真意挚的话，我仿佛觉得，她那含着红晕的容颜和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也如高山上这璀璨怒放的杜鹃花一般鲜艳、火红哩！